

10

中国历史 必读知识

全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ZHONGGUOLISHI
BIDUZHISHIQUANSHU



一支长歌悠远
一部历史荣辱
悲歌现古今

一支长歌悠远
一部历史荣辱
悲歌现古今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蔡 磊 编著

(十)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I. 中… II. 蔡… III. 中国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7 号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73.25

字 数: 37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定 价: 952.00 元 (全 33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五章 南北朝历史卷

南北朝历史纪事

顾恺之的“三绝”	(1177)
《文选》和《文心雕龙》	(1184)
《齐民要术》	(1187)
《水经注》	(1189)
杨坚称帝	(1191)
“开皇之治”	(1195)
《开皇律》	(1197)
创立科举制	(1199)
隋征高丽	(1200)
三征高丽	(1203)
赵州桥	(1205)
隋抗突厥	(1207)
隋统一中国	(1209)
王薄起义	(1211)
瓦岗寨	(1212)

第六章 隋唐五代历史卷

隋唐五代历史概况

隋朝的建立	(1225)
隋朝的建立	(1225)

统一南北	(1226)
隋朝和外国关系	(1227)
改革行政制度	(1227)
改革府兵制	(1228)
制订开皇律	(1228)
均田制的继续和农业	(1229)
手工业和商业	(1231)
炀帝的继位	(1233)
大运河的开凿	(1233)
隋朝与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	(1234)
隋和外国关系	(1235)
隋朝的衰亡	(1236)
繁重的劳役征发	(1236)
炀帝三征高丽	(1238)
隋末农民大起义	(1239)
关陇贵族统治集团的分裂	(1240)
隋朝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	(1241)
唐朝的建立	(1244)
政治制度	(1244)
学校和科举	(1246)
社会经济和课役制度	(1247)
均田制	(1247)
农业的发展	(1248)
手工业的发展	(1249)
商业的繁荣	(1251)
开元、天宝时期改革	(1252)
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因	(1252)
课役、财政改革	(1253)
兵制改革和沿边节度使的产生	(1255)

唐代后期的政治和财政改革	(1256)
安史之乱	(1256)
两税法的实行	(1257)
朝廷对藩镇的战争	(1259)
反宦官的斗争	(1261)
唐朝后期的社会经济	(1262)
南方农业的发展	(1263)
南方手工业的发展	(1264)
周边各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1265)
东突厥	(1265)
西突厥与西域各族	(1267)
吐蕃	(1268)
契丹	(1269)
唐朝的科学与技术	(1270)
天文与数学	(1270)
地理学	(1271)
医药学	(1271)
印刷术	(1272)
唐朝的宗教和哲学	(1272)
道教与佛教	(1272)
哲学思想	(1274)
唐朝的史学和文学	(1275)
史学	(1275)
文学	(1277)
唐朝的艺术	(1281)
绘画和雕塑	(1281)
书法	(1282)
音乐和舞蹈	(1282)
唐朝的中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	(1284)

唐朝在亚洲各国交往中的地位	(1284)
朝鲜和日本	(1284)
东南亚、南亚	(1287)
中亚、西亚、东非、北非	(1288)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朝的灭亡	(1289)
阶级矛盾的激化	(1289)
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战争	(1290)
唐朝走向灭亡	(1292)
五代十国	(1293)
五代的更迭和十国的割据	(1294)
五代的更迭	(1294)
十国的分立	(1297)
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1299)
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1299)
工商业的新发展	(1300)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变化	(1301)
枢密使	(1301)
三司使	(1301)
削弱节度使权力	(1302)
后周的改革与分裂局面的结束	(1302)
政治经济改革	(1302)
整军与统一战争	(1303)
五代十国的科技文化	(1305)
雕版印刷	(1305)

顾恺之的“三绝”

顾恺之是东晋时代一位杰出的画家。因为他在绘画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他的艺术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并且很侥幸,经过一千六百多年漫长的岁月,还能够保留下来几件作品可以供我们欣赏研究,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他的艺术成就和当时绘画的特征。

顾恺之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约 345——406 年(东晋永和元年至义熙二年)左右,他活了六十二岁。是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顾悦之,先做过扬州别驾,后来任尚书左丞,官职很不小。顾恺之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有机会受到较充分的教育,具备了文学、艺术的基础修养。公元 363 年(兴宁元年),一个很有权势的人物桓温做了大司马兼扬州牧:他任用顾恺之做他的大司马参军。年青的顾恺之的才华很受这一位大官僚的赏识,有时还和他在一起谈论书画。

顾恺之在桓温部下时,曾跟随桓温到过长江中游的荆州一带,也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到过四川和湖南,因为他写的《画云台山记》的云台山是在四川,他还写过《湘中赋》和《湘川赋》。江浙一带风景优美的地区象会稽、天台等地他都游览过,并且写了描绘这些地区风景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能从一部分文献资料中看到一些片断。他游览这些地区的时期,虽已无法确定,但是他从亲身游历中丰富了对大自然的感受,扩大了眼界,充实了热爱祖国的情感,这对他的艺术成就具有巨大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公元 392 年(太元十七年)以后,他又做了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为殷仲堪画过肖像。这时顾恺之已经五十岁左右。但在桓温死后到任殷仲堪参军以前这一段时间,关于他的具体活动的资料很少。公元 339 年(隆安三年)殷仲堪被杀,逼杀殷仲堪的是桓温的儿子桓玄。顾恺之和桓玄也有往还,大约这时他还在荆州。公元 404 年(元兴三年)桓玄死后,他才回到扬州。大约在公元 405 年(义熙元年),被任为

散骑常侍。这时他已年过六十。据文献记载,他有时还月夜做诗,一直到天亮。由此可以想见他对文艺创作的高度热情。

关于顾恺之生平活动的史料是相当贫乏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艺术活动,在后面再详细介绍。也有不少事迹或传说能够说明他的艺术修养,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性格。

顾恺之在青年时代就博学有才气,诗、文、书、画都很精通。同时性情很坦率,很自负,又富有幽默感。因此在当时被人称誉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

所谓“绝”就是到了顶点的意思。现在看来,他的主要成就,是在绘画方面;但我们也不妨先谈谈他的“才”和“痴”:

顾恺之的“才”,不但表现在绘画方面,也表现在文学和书法方面,同时他还有极好的口才。

明代著名的书学兼鉴赏家董其昌,经鉴定认为《女史箴图》上面所写的《女史箴》也是顾恺之的手笔,很像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的《洛神十三行》。可见顾恺之对书法有很深的修养。他并且还著有评论书法的《书赞》,可惜已经失传。在文学方面顾恺之写过不少赋,象《雷电赋》、《观涛赋》、《冰赋》、《箏赋》、《凤赋》等等,也写过不少诗、传记和游记一类的文章。这些诗文也已大多散失,但我们从一鳞半爪中,还可以看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了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他很长于描写优美的风景和运用生动的比喻。例如他的《四时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把这四句诗译成现在的口语,就是:春水充满了江河湖泊,夏天的云彩好象许多奇异的山峰,秋月发射出皎洁明亮的光辉,冬日的山岭上挺立着孤傲的青松。原诗一共只有二十个字,却能够很形象地表现出大自然在不同季节的美和特征。

当他游会稽归来,有人问他那儿的山水是怎样的美?他回答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话的大意是:千座山岭互相比赛着秀丽,万条溪水争相奔流;草木复盖在这些山川上,远远望去好象白云兴起,采霞缤纷。这寥寥几句话生动地描绘出会稽山水的奇秀和丰美。

当他和恒温一起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的时候,恒温用人民的血汗造了不少华丽的建筑物。有一次恒温带着他手下的许多官僚和宾客们到了江津(在江陵县南)。江津和江陵城已有相当的距离。他对随从的人们说,谁能看到江陵城就有赏赐。当时顾恺之一面眺望一面说:“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意思是:从远处可以看到很高的城垣,朱红的城楼好象彩霞一样。恒温听了很高兴。这个小故事不仅说明顾恺之的视力很好,恐怕更多地是由于他的才智和艺术家的丰富想象。

恒温死后,他在恒温的墓前哭得很伤心,回来后有人问他:“你哭成什么样子,可以让我们知道吗?”他回答说:“哭声像震破山的响雷,眼泪像倾注到大海里去的河水。”这也说明他很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并且善于运用大胆夸张的艺术手法。

他在殷仲堪部下时,想给殷画像。可是殷仲堪的眼睛有毛病,恐怕画出像来不好看,就坚决地推辞。顾恺之坦率地对他说:“你不愿意画像一定是为了眼睛的缘故。如果画的时候,像画好眼睛一样把瞳仁画得很清楚,再用带墨很少的干笔在上面轻轻扫过,使眼睛就象被遮掩在薄云后面的月亮,岂不是很美吗?”这一番话说是很巧妙,既说破了殷仲堪的心事,更用优美的比喻,让殷仲堪相信,只要有高明的艺术手法,是可以把缺陷也表现得很美的。从这一件事也充分显示了顾恺之的机智和口才。

说顾恺之“痴绝”并不是说他真像傻瓜;而是由于他很直率和性格幽默,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但也能欣赏别人。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生活在长期被封建礼教所束缚的社会里,自然会显得与众不同,由此就有人用“痴”来形容他。不过把“痴绝”和“才绝”、“画绝”放在一起,可见人们还是欣赏他的“痴”,认为这一种“痴”有它真纯可爱的地方。

以下几个传说是和他的“痴”有联系的。有一次,顾恺之给人家画扇面,画了嵇康、阮籍的像,但都没有画眼珠,就把扇子送给人家。扇子的主人就问他,为什么不画眼珠呢?他回答说:“怎么能点眼珠?点了就要说话,变成活人。”另一次,顾恺之把一橱柜的画寄存在当时的大官僚桓玄那里,这些画都是他自己最得意、最珍惜的作品,因此在橱

柜上贴了封条,题上字。可是桓玄揭开封条把画都拿走,再把封条贴好。等到顾恺之自己打开橱柜时,看到封条仍在,画却一张也没有了,他坦率地说:“由于我的画太好了,能够通灵,所以变化而去,正和人成了仙一样。”这两个传说可能已经被后人夸大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顾恺之多么看重自己的绘画艺术,乃至以为自己的画可以“通灵”。同时也可以说明他怎样重视表现人物的精神和性格。

在他晚年做散骑常侍的时候,和谢瞻(是当时有才华的诗人,传说他六岁就能作文)一同值夜班,两个人相约在月下做长诗,都不睡觉。起初谢瞻隔一会就称赞顾恺之几句,顾恺之很高兴,告诉谢瞻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就忘记疲倦。到了深夜,谢瞻想睡觉了,就叫人代替自己,还照样隔一会就称赞顾恺之几句;顾恺之因为专心做诗,始终没有发觉,坚持做诗直到天亮。这个故事在一般人会认为顾恺之有点傻,实际上却说明了顾恺之在创作的时候就忘去一切的专心致志的精神。

顾恺之的这些“痴”的表现,现在看起来有的并不是真痴,而正好说明他对艺术创作的热忱和专心。

他的“画绝”的确更为重要,在后面几节里要详谈,这儿先概括地介绍一下:他在绘画创作方面也是多面手,当时流行的宗教画、肖像画、历史故事画和以文学作品的内容为题材的绘画,他都很擅长,也能画动物,象龙、虎、狮、豹、鹰、雁等。山水画在当时还处在萌芽阶段,可是从《画云台山记》可以想象他在这方面已有显著成就。他在绘画创作中很重视构思、人物性格和神气的表现。他既继承了汉代绘画的优秀传统和民间画工的丰富经验,也吸收了随着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一些外来技法,并且创造了新技法,树立了独特风格。

在绘画理论方面,他留下三篇著作:《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因为年代久远,传抄多有错误,所以文章里面有不少地方较难理解。尽管这样,还是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全面的绘画理论。

在《论画》和《魏晋胜流画赞》这两篇中,谈到许多绘画的道理和创作肖像画的方法、要求。例如说:画人最难,其次是山水,再次是狗、

马,至于台榭等建筑物是比较固定的东西,虽然画起来比较费事,却容易画得好,因为不需要想象和深入的感受。又谈到对着真人画像的重要意义;他说画像如果不对着真人就会有错,对着真人而画得不正确也会发生小毛病。要想一幅画像画得好,只有对着真人很好地体会他的精神状态,传达出他的神情,使自己的画笔能够“通神”才行。在文章里评论了许多前人的作品,其中大多是肖像画。顾恺之评论的重点首先是对于人物神情、性格的刻画;至于构思、布局的巧妙,形象比例的正确和笔力等其他绘画艺术的要素,也都全面涉及。

《画云台山记》是一篇作画以前的设计方案。在这篇画记里,他不但把山水的形势和人物的动态说得很具体、很细致、并且提出对意境的明确要求和构图紧凑的办法,也注意到远近关系,山的向背阴阳,以及画云霞、倒影和染色的要求,可以说包括了山水画技法的各个方面。这是山水画技法理论的先驱。

在绘画理论方面,正和他的绘画创作一样,既综合了前人的经验,又体现了当时的文艺思潮,对以后中国画和绘画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在公元364年(东晋兴宁二年),有个叫慧力的和尚在建康(东晋首都,现在的南京)发起建造一所瓦棺寺,向各方面人士募集款项。一般官僚学土的捐款没有超过十万钱的,但捐到顾恺之的时候,他在缘簿上写了一百万钱。当时顾恺之的年龄不过二十岁左右,很难一下拿出这样多的钱;许多人都认为他不过是空口说大话,不可能兑现。过了一些时候,和尚带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来向顾恺之索取捐款,顾恺之对他说:“请你们在新建的庙里预备好一面墙壁,供我画壁画,画好了再说。”和尚们照办了,顾恺之就在庙里住了一个多月,和外面断绝来往,专心地画一幅壁画“维摩诘像”。在将近完工,准备最后点眼珠的时候,他对和尚说:“从明天起可以请人来看壁画,第一天来看的请他们捐十万钱,第二天可以捐五万,第三天以后就随便捐一些。”许多人听到这消息,就赶来看壁画。殿门一开,“维摩诘像”光采焕发,使庙宇显得更加庄严。壁画很生动地表现了维摩诘清瘦的好象有病的面容,

扶着小儿沉思的神态,给了观众很深的感染。捐款的人非常踊跃,很快就超过了一百万钱。

这幅壁画到唐代还存在。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他的《送许八归江宁》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虎头金粟影,神妙最难忘。”虎头是顾恺之的小名,维摩诘又号金粟如来,就是说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非常神妙,令人难忘。从这位大诗人的称赞可以想见这幅画的生动和完美。到了公元845年(唐朝会昌五年),唐武宗下令毁天下寺塔,宰相李德裕设法把这幅壁画移到镇江的甘露寺。几年以后,又被辗转取入宫廷,就没有再和群众见面的机会了。

根据宋朝人的记载,唐代另一位诗人杜牧,在他经过瓦棺寺的时候,看到庙宇已有倒塌的危险,就找人把“维摩诘像”摹了好些张,并分送给爱好绘画的朋友。有人就把它刻在石碑上,以便于保存、流传。到宋代还可以看到有关的摹本,又有人把它重新刻石,并有资料谈到这幅画上人物的服装用具,都是晋代的风尚。可见顾恺之所画的虽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故事,却已经把它中国化。这应当也是这幅画受到当时群众热烈赞赏的原因之一。

这些故事说明顾恺之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表现了高超的艺术才能,并富有创造精神,能把外来的题材内容民族化。同时也说明了这幅画受到后世很多人的重视和爱护。可惜到今天连比较有根据的摹本或石刻拓片也已经看不到了。

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所以很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在画面上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维摩诘性格的特征和沉思的神态。据说他画的人物有时各部分都画好了,就留下眼珠没有画,一搁几年。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人身体的其他部分画得美一些或丑一些都不十分要紧;要能够传达人的精神面貌,真正画得很象,关键全在这眼珠上。”

他很喜欢嵇康所做的四言诗,并拿它作为自己绘画的题材。他常对人说:“画四言诗里面的‘手挥五弦’这一句还比较容易,画‘目送飞鸿’这一句就更难。”我们体会他的意思,是说明画手的动作表情较易,通过眼神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就更难。

把这些传说和前面提到的故事中有关画眼睛的情节联系起来看,就可以了解他最后才画眼珠,或留着眼珠不画一搁几年,乃至干脆不画眼珠就把画送给人家,都是因为眼珠是传神的关键,一定要慎重下笔,在没有把握时宁可不画。表面看来好象只是特别重视眼睛的描绘,而实际上他是借眼睛的描绘,来更好地表达人物的神情。

顾恺之画人物也不是除了眼睛以外别的部分就不注意。有一次,他为一位当时的著名人物裴楷画像;裴楷的面颊上长着三根毫毛,别人为他画像,可能只想到要把他画得漂亮一些,对这三根毫毛或是不画,或是小心翼翼地如实描绘。顾恺之却不是这样,他把这三根毫毛用很爽利的笔法画得很突出,因此观者都感到裴楷的面貌特征刻划得很鲜明,也帮助表现了裴楷的神气和性格。

又有一次他画比他稍早的名流谢鲲的肖像,却用岩石、丘壑做背景,这是为了要突出地衬托出谢鲲的性格。所以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画的时候,他就回答说:“因为谢鲲在回答晋明帝司马绍的问话时曾说过:‘我做官虽不如庾亮合适,但是在过自然的生活,品格清高这一方面,自己却觉得可以超过他’。所以给谢鲲画像应当把他放在岩壑当中。”当他评前人画的《醉客》时说:“画醉鬼的像,人要画得极瘦,只剩下骨架;在这样瘦削的醉鬼身上再披上宽大的衣服,就好象用布幔盖着似着,这就会更显出醉态的可笑,衬托出醉鬼的神情。”可见他不仅通过人物形象本身的特点来表达神气、性格,并且也利用服饰、背景来加强这种性格的表现。

但是仅仅对着真人观察和画得准确还不够,他要求“悟对通神”,特别重要是“悟”字,就是要深入体会、领悟对象的精神状态。因此他不仅要观察,还要体会想象。他在评论前人画的伏羲、神农时提到“居然有一得之想。”说明画家只有对人物的思想、性格作了深入的体会理解,才能发挥想象力而得到可贵的收获。所以他在谈到画人难易的时候,就强调提出“迁想妙得”。他以为这是画人比画其他题材更难的地方,也说明了画人物必须要把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观察结合起来,才能够把人物的精神状态表现得准确而微妙。

《文选》和《文心雕龙》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大发展的时期，文坛上涌现出不少的杰出文学家和优秀文艺作品。在这基础上，同时也出现了我国现在的最早一部较好的诗文选集——《文选》（《昭明文选》）和带有综合研究性质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增添了新的色彩。

《文选》的编纂者萧统（公元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公元502年（天监元年）立为太子，三十一岁病死，谥号“昭明”。

萧统从小就聪明、好学。史书说他五岁遍读儒家经典，“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这虽是过誉之词，但也可以看出他从小就博览群书，酷爱学习。他不但自己能诗善赋，而且在太子东宫里，延集了一批“才学之士”，经常与他们“讨论坟籍”，“商榷古今”，研究“文章著述”等事。他又收集了梁朝以前的书籍达三万卷之多，放入东宫，这样，就在南朝形成了一个围绕着他的“名才并集”的文学中心。萧统依靠这些优越条件，编纂了《文选》。

关于《文选》的编辑目的和原则，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得很明白。他说，历代的作家甚多，作品浩如烟海，我们很难尽读，只有去粗取精，加以选择，阅读其中优秀的篇章，才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正是他编纂《文选》的目的和出发点。

究竟什么样的诗文才能够入“选”呢？

萧统认为，经书是神圣的著作，深奥玄妙，不可随便删选；诸子的书，以立论为主，是哲学著作，因此，也略而不选；史书以纪事为主，不同于文学作品，也不选入。但是，史书中的赞论和序述部分，却都颇有文学辞藻，可以例外选入。最后他说，入“选”的文章必须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内容经过反复推敲，而又文辞流畅华美，文情并茂的文学作品才是《文选》编辑的对象。《文选》起自

周代,迄于梁朝,用三十卷的篇幅,囊括了这一长时期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

虽然由于种种局限,《文选》过于强调了辞藻华美,而使一些好的诗文未能入选,但是,它还是比较注重文章内容。如当时盛行的内容空虚、义近淫靡的“艳体诗”一类“作品”,《文选》都一概不取。

《文选》成书后,唐朝时出现了李善作注和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人作注两种本子。今天我们见到的《文选》本,分六十卷,可能就是李善的本子。

《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大诗人杜甫就教他的儿子要“熟读文选理”;唐代时更有“《文选》烂(读熟),秀才半”的谚语。至于后人的文学选本,受《文选》启发,就更不待言了。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xié 协),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生活在南朝宋、齐、梁三朝,具体生卒年已不可确考。刘勰早年时,因家境贫寒,投依著名的佛僧僧佑,在定林寺整理、编排佛经。十多年的寺庙生活,刘勰不但研读了大量佛经,而且还博览儒书,因此,佛教和儒家的思想对他都有较深的影响。到了梁武帝时,他曾做步兵校尉兼东宫舍人的小官,深受昭明太子萧统的喜爱。晚年,刘勰出家做了和尚,改名慧地,不久死去。《文心雕龙》是他留下来的主要著作。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后人分为十卷。《原道》等前五篇,阐述了刘勰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对各种文体和前人作品进行了分析、评论。从《神思》到《程器》共二十四篇,系统地论述了作者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见解。最后一篇《序志》,则是全书的总序。

《文心雕龙》针对当时片面追求华丽辞藻,不管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出了自己对文章形式和内容相互关系的认识。它认为,文章的好坏,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内容。它说“夫铅黛(化妆用品)所以饰容,而盼倩分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乎性情”。翻译成白话就是,铅粉、黛(黑)色(女子描眉用的)能够装饰美容,是因为她原来就长的美丽;文采所以能修饰文章,是因为文章的内容、情感本来很美。所以

他认为,只追求辞藻而缺乏内容、情调的文章,是乏味的文章,人们是不会愿意看的。但是同时,刘勰也并不忽视辞藻和形式对文章的重要作用。他说:“虎豹无文(纹饰)则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老虎豹子要是没有花纹美丽的皮毛,就和狗羊一样了,犀牛因为有厚厚的皮才会现出独特的外表。所以他又说:“质待文也。”肯定了内容还要有好的形式和辞藻才能够表现出来。这是很正确的意见。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学评论的看法。他反对以“贵古贱今”的标准去批评文艺作品,也反对以“文人相轻”“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的单凭主观之见和个人爱好的态度评价文章;而是主张:评论者必须“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也。”为此,他提出了正确观察和批评文章的六个方面,即“六观”。这就是:“一观品位(看作品的思想、主题);二观置辞(看作品的修辞技巧和用辞是否得当);三观通变(看作品的内容、形式是否推陈出新、独具一格);四观奇正(看作品的布局是否合乎规格、有无出奇制胜的地方);五观事义(看作品的取材用典是否确切);六观宫商(看作品的声律是否和谐优美)。”六个方面,既包括了作品的内容、思想立意,又注意了形式和艺术风格。这在当时来说,确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文艺评论准则。

此外,刘勰还提出:“凡持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认为文艺批评者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才能够鉴别作品的好坏。这些看法也都是很有见地的。

《文心雕龙》以前,已有一些人做过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但是都不完整,只有《文心雕龙》才第一次比较系统、深入地讨论了文学的各个方面,全面地总结了西周以来的文学,确实是一部文学评论的巨著。

《文心雕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唐时的文人,以刘勰的文学主张为武器,一扫六朝时颓废萎靡的文风,使文坛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直到今天,《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还是我们研究先秦至六朝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